

##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Some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

*JIANG Y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pragmatic finding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signing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Hong Kong variant of Putonghua Proficiency Test (PSK [HKPU]) (designed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or native Cantonese speakers)

Like most proficiency tests, PSK (HKPU) and HSK, now being run on an increasingly wider scale, contain listening and/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Since the administering of such questions presuppose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concepts and processes ought to have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this business. However, research into the designing of both kinds of tests revealed that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re designed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dated terms of rhetoric or intuitive judgments on contextual meaning than out of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 Consequently, it is often hard for language teachers as well as learners to grasp the rationale behind such type of questions. Equally hard is the setting of standards to determine the difficulty level related to such questions.

In this paper, I introduce some basic concepts in pragmatics and construct a difficulty scale on the basis of these concepts. The scale is compared to the genre-based difficulty scale constructed by Brown (1994) and is shown to complement the latter. Also discussed are issues related to pragmatic reaso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which provides underpinnings to the design of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Keywords:**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pragmatics, difficulty scales of comprehension, PSK, HSK*

**Correspondence:**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cyjjiang@polyu.edu.hk>*

# 语言水平测试中理解型试题的语用考察\*

蒋严

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语言测试的一些理论性问题,重点讨论汉语水平考试及香港理大研制的粤语区普通话水平考试中听力理解题的难度计算标准。笔者提出,语用学的一些概念、理论机制和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对语言水平考试的难度做出更科学精确的描述和丈量,对等级标准和评分标准的厘定、试题的设计和相应的语言教学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作用。在介绍了一些基本语用概念之后,笔者在现有语用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发挥,提出了话语理解的难度分级,并将其与Brown(1994)根据话语体裁类型提出的理解难度分级作了比较。笔者认为这两种难度分级可以互相补充,对语言水平考试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语言水平考试 语用学 语言理解的难度分级 普通话水平考试  
汉语水平考试

## 1. 语言测试的本体问题

语言测试,特别是标准化的水平测试,涉及到语言研究的多方面的学问。除了测试本身的设计、分级、评分、评估和统计这些主体问题之外,首先涉及到对具体语言结构、意义及运用的本体研究。对本体研究成果的理解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语言测试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包括语言测试的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语言本体研究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反而因此有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需要。<sup>1</sup>

传统的汉语语言研究对语音、语法、词汇着力较多,对语言运用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反映到汉语水平考试及普通话水平考试的实践方面,在命题原则、考试目的和要求部分,对语音、语法、词汇的要求较易为人理解和掌握,而对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的要求虽然也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规定,但仍较难让人掌握应用尺度。<sup>2</sup>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相关文件设计者的意思。问题不完全在这些文件的用辞,语言测试的规定不需要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学术语写成,因为它们不是专业论文,而是指导实际测试工作的纲领。问题在于对语言运用和理解特别是汉语的有关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成果还不够普及,<sup>3</sup>知之者尚且不多,更少有人能从语用理论的角度去融会、理解水平考试的有关要求。<sup>4</sup>相反,几乎所有参与语言测试工作的教师都熟悉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这些必修内容,所以能够举一反三,从测试规定中导出理论概念的相关性,进而掌握考试的要求。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测试是以语言理论的研究为基础的。如果语用方面的研究、应用和普及相对滞后,那么语言测试的相关方面的规定也就缺乏理论上的后盾。下面我们分节介绍语用学与语言测试的相关内容,继而讨论两者的关系并逐步深化。

## 2. 基本语用现象

\* 本文所报导的研究课题得到了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基金的资助(项目编号为G-S831)。部分内容曾于2000年6月3日在香港浸会大学语言中心主办的香港应用语言学学会年会上宣读,作者感谢与会者在会上及会后就文中的内容所做的质疑和建议,尤其要感谢下列各位:范国、傅保宁、黄月圆、莫瑞生、吴东英、吴伟平。作者还要感谢《现代外语》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交稿所作的修改建议。

<sup>1</sup> 可参见桂诗春(2000)。

<sup>2</sup> 详细讨论见第3、5节。

<sup>3</sup> 更主要的原因是有关汉语语用研究的、理论性强的、与国际接轨的专著或论文仍较少见到。

<sup>4</sup> 举例而言,2000年一月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的“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上,共宣读了几十篇论文,其中仅有一篇讨论了语用能力与普通话水平考核的关系(陈瑞端2000)。

理论语用学研究语境中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研究言语交际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研究语言使用时的逻辑推理机制。随着语用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一些概念已经超脱了特定的理论框架,成为各派理论都认可的基本概念,与之相关的语言现象也就成了基本的语用现象,如显义(explicature)、预设(presupposition)、寓义(implicature)、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等。<sup>5</sup> 为方便下文的讨论,在此对这些术语略作解释:<sup>6</sup>

句子是词语的有结构的组合,句义是词语义的有机合成。人在言语交际中具体使用的是话语,表达的是命题义。话语通常由句子充任,但从句子结构得到的逻辑式往往不足以让我们确定该话语的基本命题义,需要我们对有关的逻辑式作语用充实,得到话语的完整的基本命题义,即显义。就是在显义中,还有隐现的内容,那就是预设义。预设是说者假定为事实的、虽不直接说出却经由句法结构或词语触发而为听者所领悟的命题。在一定条件下,从显义还可以根据语境信息推出一个或多个暗含着的新命题,那就是话语的寓义。此外,每个话语还伴随着特定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现在往往被纳入更广义的命题态度中。命题态度是高阶显义(higher-order explicature),表示说者对其话语的态度,是支持还是讽刺,是描述性用法还是诠释性用法。命题态度也可以表达成命题的形式,其中又嵌套了一个或更多的子命题(相对低阶的命题)。

以上介绍的几个语用学基本概念都以命题的形式出现,每个概念又可以划分为数个小类,一般都有较严格的定义。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说者的意图可以借助这些不同的命题形式有选择地传递给听者。说者在有的话语里要表达的真意在于其显义,有的为预设,有的为寓义,三者都伴有命题态度。究竟什么场合表达什么命题,则要视语境而定。所以说,在语言运用的层次上,从句法结构得到的句子意义是欠明确的(underdetermined),而话语意义是动态地、实时地涌现的(emergent)。尽管话语涉及这么多复杂的因素,语言使用者在交际时一般都能迅即了解对方的意思而不觉得费神费力,因为语用的推理机制在背后起作用,使得语言理解能十分有效地进行。这点我们留待第7节详述。

### 3. 语言测试中的听理解题

语言水平考试中的听力试是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设的,因为正常的母语使用者在听力理解的基本能力上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的诵读能力可能有不小的差别。由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在内地举办的〔包括在香港代办的〕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 PSK 就不设听力试,因为其考试对象为内地的母语使用者或近母语使用者(near native speakers),如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的教师和毕业生,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电影、电视剧演员和配音演员,以及相关专业的院校毕业生,等等。<sup>7</sup> 当然,上述职业的名称本身并不能代表有关从业人员使用普通话的程度,但重要的假设是这些人应该至少具有近母语使用者的普通话能力。<sup>8</sup> 而香港地区自行设计举办的各种普通话水平考试都包含听力试,正如为外国人举办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也设听力试一样。原因是香港人以粤语为母语,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普通话,所以现阶段许多人的普通话能力多为第二语言能力。<sup>9</sup>

听力试的具体要求应该说已经有了不少详尽的说明,以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研制的大学离校普通话水平考试 PSK(HKPU)为例〔具体内容参见刘英林(2000a, b)〕,其听力测试的命题要求如下:

(一) 听力命题与测试的总要求是,考生能听懂语速正常或语速稍快的(正常语速是 180-220 /

<sup>5</sup> 部分术语为笔者自译。

<sup>6</sup> 详细讨论非本文所欲,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作者编写的语用学网上教程(Jiang 2000)。

<sup>7</sup> 详见国家语委等(1998)及陈章太(2000)。

<sup>8</sup> 说普通话有母语使用者只是一种近似的说法,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另参见仲哲明(1998):“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应试人的母语标准语水平测试,不是外语测试”。有关 PSK 是否应设听力试的讨论,参见仲哲明(1998)、厉兵(1998)和孙修章(1998)。

<sup>9</sup> 详见田小琳(2000)。

分钟),具有不同语言情景、具有不同语言功能的普通话对话或较长的、句式较复杂的普通话讲话,具有较高的听辨和快速反应能力。

(二)听力测试应该测试以下六类十二种技能:(i)听取重点内容和重要细节的能力。(ii)猜测词汇意义和跳跃障碍的能力。(iii)具有推理判断和总括归纳的能力。(iv)进行快速搜寻和重点检索的能力。(v)具有信息转换和逆向思辨的能力。(vi)理解隐性信息和感知国情文化的能力。

〔刘英林(2000b)〕

可资参照的是中国高等汉语水平考试 HSK 对听力能力的达标规定:

(一)能听懂广播、电视以及各种交际活动中用普通话和略带方音的普通话所作的语速正常和语速稍快(180-220字/分)的对话和讲话。能大体听懂经验所及范围内的各种口语。听力能满足一般汉语教学、研究、翻译、谈判等工作的需要。

(二)听力水平基于8000词而又不局限于8000词,在交际中一般词汇、语法上的问题不再成为听力上的障碍,遇到障碍,有跳听、猜听而不误听的能力。

(三)交际中,能透过委婉、回避、夸张、比喻等语言策略和修辞手段听出对方的真意。能从谈话人使用的不同语气和口气推断出对方的态度和感情倾向。通过谈话内容,能大体上听出交际者的身份和双方的关系。

(四)能听懂口语中常用的成语、俗语、惯用语。交际中,对口语里不完整、不规范的语句,能正确理解语义而又不发生误听。当谈话受到轻微干扰时能不误听。

(五)对于较长的对话或讲话能抓取主要信息,掌握谈话的主旨;也能捕捉自己所需要的具体信息。

〔刘镰力等(1997)〕

PSK(HKPU)和 HSK 的听力试题都是精心设计的。试题的语料题材广泛多样,内容新颖,表达自然,趣味性、时代感皆强。“一道完好无缺的题目就如同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一定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一定浸透了题目编写人员的辛勤汗水。”〔刘英林(1997)〕但雕琢的重点在于选择合适的语料作为题目,以及选择项的设计,而非在于语料本身。因此,即使从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的角度看,这些语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上佳研究素材。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命题要求主要还是从传统的修辞角度构拟的,经验性、直觉性的成分居多,有较大的随意性,难以对其做科学的界定、分类和评判。刘英林(2000b)认为 PSK(HKPU)命题中最困难的工作包括听力测试中语料的选择和答题项的科学设计。这是出题者的体会。田小琳(2000)从受试者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香港考试局所设的听力测试题目,<sup>10</sup>不是很容易做的,答题包括了要记忆,判断,推理分析,归纳总结,有时还要听明白话外音。考生常常反映听力题较难,有的普通话水平不错的考生,听力测试常考不及格。所以也要仔细分析题目的类型、设计的目的等。要从理论上能对应试者有个交待。”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把理论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测试研究中去,以期对命题要求做更严格、精密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具体阐释。

#### 4. 听力试题的语用类型

作为理论研究的第一步,我们先借助第2节介绍的基本语用现象来确定听力试题的语用类型。以下讨论中所用的实例选自汤力文(1998)收录的粤语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习题。出于试题保密的考虑,在此不引述 PSK(HKPU)全真试题。但笔者三年来参加 PSK(HKPU)主考工作时所接触到的试题,与汤著中的例子基本类似。而刘镰力(1997)中讨论的高等 HSK 的有关试题也与汤著的例子相似。<sup>11</sup>

由于我们无法接触到上述两类考试的所有试题,在此自然无法给它们作出全面的语用分类。因此,我们主要是举出汤著例子中,哪些可以归入本文第2节列出的语用类型,最后简单讨论剩余的情况。汤著的仿真试题分为两类,(1)听录音选答案〔两个人简短的对话,第三个人根据对话提出一个问题,

<sup>10</sup> 属与 PSK(HKPU)不同的、历史较后者更长的另一个普通话考试。

<sup>11</sup> 事实上, PSK(HKPU)的主要设计人员曾经参与 HSK 和/或 PSK 的设计工作。

让受试者在几个书面答案中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2)听录音填汉字〔听简要的对话或讲话,然后根据提问写出答案。〕为节省篇幅,我们在此仅讨论第1类试题。

从语用分析的角度出发,可以把有些试题的测验内容看成是对话语义的理解问题,把有的看成是对寓义的理解,还有些试题是从对预设以及命题态度理解的角度来设问的。以下分别举例说明之:

### 对显义的理解

(1) 男:想喝点什么?

女:我最喜欢喝草莓味儿的酸奶,不过,橙汁、椰子汁、可乐也行。

问:女的最喜欢喝什么?

- A. 她最喜欢喝草莓汁。
- B. 她最喜欢喝酸奶。
- C. 她最喜欢喝橙汁。

〔答案:B〕

(2) 女:小徐觉得我唱得不好吗?

男:你别误会,他没这个意思。

问:男的是什么意思?

- A. 男的认为小徐很没意思。
- B. 男的劝女的以后别唱了。
- C. 男的认为女的理解错了。

〔答案:C〕

(3) 男:你不是说今天去逛商店吗?怎么还不去?

女:找不到伴儿,当然就不想去啦。

问:女的为什么没去逛商店?

- A. 不知道怎么去。
- B. 不够半天时间,来不及。
- C. 找不到人陪她去。

〔答案:C〕

### 对寓义的理解

(4) 男:今晚有空吗?演出中心有服装表演。

女:不行,最近忙得团团转。

问:男的今晚想做什么?

- A. 去参加服装表演。
- B. 坐空车去表演中心。
- C. 约女的去看服装表演。

〔答案:C〕

(5) 男:小吴,明天我们去打网球好不好?

女:快考试了,不好好复习非得不及格。

问:明天小吴要干什么?

- A. 明天小吴要考试。
- B. 明天小吴要复习功课。
- C. 明天小吴要去接她的哥哥。

〔答案:B〕

(6) 男:今晚我给你打电话。

女:我不一定在家。姐姐上夜班,孩子没人看。

问:女的今晚干什么?

- A. 帮姐姐看孩子。
- B. 和姐姐一起上班。
- C. 在姐姐家打电话。

〔答案：A〕

- (7) 男：小芹，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女：我有点儿事想向你打听打听。  
问：下面哪句话正确？
- A. 小芹想借电话打一打。
  - B. 男的问女的今天吹什么风。
  - C. 小芹的来访令男的感到惊讶。

〔答案：C〕

#### 对预设的理解

- (8) 女：小玲，别吃那么多巧克力，对牙齿不好。  
男：老吃甜食也容易发胖。乖孩子，听话。  
问：从对话中我们知道什么？
- A. 女的让男的别吃太多的巧克力。
  - B. 他们的孩子喜欢吃巧克力。
  - C. 小玲很胖。
- (9) 女：今天是你六十大寿，孩子们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男：他们不气我比做什么菜都强。  
问：下面哪句话正确？
- A. 平时孩子们常常惹爸爸生气。
  - B. 孩子们的身体都很强壮。
  - C. 今天是妈妈六十生日。

〔答案：B〕

〔答案：A〕

- (10) 男：喂，戴眼镜的，王府井大街怎么走？  
女：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反正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没礼貌的人。  
问：关于这段话，下面哪句话是不对的？
- A. 女的不愿意回答那个男的。
  - B. 那个男的没有礼貌。
  - C. 女的不知道王府井在哪儿。

〔答案：C〕<sup>12</sup>

#### 对命题态度的理解

- (11) 男：明晚小李请客，你去吗？  
女：不去白不去。  
问：女的是什么意思？
- A. 她当然不去。
  - B. 她当然去。
  - C. 去不去她还没决定。

〔答案：B〕

- (12) 女：你们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sup>12</sup> 本题的选答项 A 是原话语的寓意，B 是显义〔但不算是预设，因为所涉内容已经明确地说出了〕，要排除的是 C，因为它既非显义〔尤其不是预设〕，又非寓意。所以这个题目不单涉及预设义，是道综合题。

男：瞧你问的，不是看你是看谁啊？

问：男的是什么意思？

- A. 不是看你的。
- B. 看谁还没决定。
- C. 当然是来看你的。

〔答案：C〕

(13) 女：老陈，你觉得我昨天交上去的计划怎么样？

男：理论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是否可行，还要好好研究研究。

问：下面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 A. 男的认为女的的计划实用性很强。
- B. 那份计划不符合科学的理论。
- C. 还不能决定女的计划能不能实行。

〔答案：C〕

以上的分类仅属初步，未划分至更细的小类。这绝不是用一套新名词来代替已有的一些旧名称，因为日常语言的许多名称是模糊重迭的，比如话里有话、影射、反话、明知故问、棉里藏针、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言不由衷等等。而传统的汉语语法修辞研究也没有提供界定清晰的术语，就连已有的繁多的修辞格名称也需要从语用学角度重新界定。所以，出题人自己也可能只是出于对语言的敏锐直觉而设计了这样的题目，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背后的理论动因，也没有充分体察每个题目的实际功用：是什么，考什么。没有语用学基础的教师和学生看到试题后，也难以知其所以然，只是觉得比较难。对相应的语言教学也缺乏指导作用。现在用这套新颖的语用概念来作归类，要是能加以普及的话，结果就可能很不一样。由于这些概念在语用学中已有许多较深入的、跨语言甚至跨学科的讨论和分析，<sup>13</sup> 所以这些分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由于它们的定义比较严谨清晰，对其具体的操作程序也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因此它们相对来说较易理解，较易应用，也较易评估和计算。这最后一点我们将在下节详述。

## 5. 语言理解的难度计算

语言水平测试的理解试题，不管是听力试还是阅读试，都涉及难度分级与鉴别这个基本问题，这是衡量测试信度和效度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方面，本文介绍的语用概念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逻辑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看，显义、预设、寓义及命题态度的理解难度各不相同。显义是表达话语的原始语句的完整命题意义，其理解的难度取决于原始语句逻辑式的完整程度，也取决于语句的结构和句中标记信息的多寡。但显义毕竟只涉及一个命题，因此相对简单。预设涉及显义中的假定信息，与显义不属同一个命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解预设的前提是对显义的理解，所以理解预设就比理解显义复杂。寓义的理解也以对显义的理解为前提，也涉及另一个命题，但往往是在对显义的扬弃之后进一步发掘得到的。<sup>14</sup> 与预设相较，寓义更为复杂，因为预设往往有特定的词项或结构作标志，而理解寓义的出发点仅在于对显义的否定，可以不依赖于原始语句中任何形式上的标记，与原始语句结构上的复杂程度也无必然的联系。最后，命题态度是与显义同时存在的内容，自身也取命题形式，是可以内嵌原始句的显义，所以命题态度又被称作高阶显义(higher-order explicature)。任何话语都有命题态度，有的命题态度只是对显义的肯定、陈述、报导，可以忽略不计；但有的命题态度是对显义理解的限制，如表示对显义内容真实性的揣测、夸张、否定〔即说反话〕等；还有的命题态度表示的是施为性内容，即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sup>15</sup> 相关话语的显义是陈述、疑问或条件式前件，命题态度

<sup>13</sup> 对这些概念的研究和应用不限于语用学的范围，还在哲学、心理学、逻辑、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中进行。

<sup>14</sup> 我们这里所谈的寓义只涉及特殊会话寓义(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sup>15</sup>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 Blakemore (1992)对命题态度类型的论述。

却可以是做决定、要求、命令等。<sup>16</sup> 对命题态度的正确理解是最为复杂的过程,因为它不但要求听者要先理解显义,还要能够理解话语中可能出现的语气助词、评说性副词、语调的特殊用法〔如语带讥讽时〕、礼仪性语言使用的常规〔为有些言语行为所遵守〕以及其它语境信息。有时说者对自己所说的话故意态度暧昧,让听者自己去体会;也有许多场合下,说者根本不愿说什么,只想讲些套话应付过去,就是母语使用者也可能因此而会错别人的意。

至此,我们把显义、预设、寓意、命题态度这四个基本语用概念的理解作了难度上的划分。如果上面的论证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难度分级对语言水平考试理解型试题的难度分级、出题及阅卷评分应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可是,问题实际还没有这么简单。对具体话语义的理解,实际还取决于听者对相关话题的熟悉程度,取决于听者个人贮存在记忆中的百科知识和经历。所以,很可能在语言使用中,某人在某一场合很容易地理解了说者的命题态度,但在另一场合却没听懂寓意而产生了误解。也可能有人在某一场合不待说者把话讲完,已经得到了寓意。这两种情形仅仅说明对话题的熟悉程度可以调整理解的难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上面的难度划分。再说,我们所说的话语理解的难度划分标准是从话语理解的抽象过程的角度做出的,应该从宏观角度〔包括语言水平测试的总体设计角度〕去把握,具体的内容不同的话语之间是无法做客观的难度比较的。难度划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假设,那就是所有的听者事先都不熟悉话语内容。这就让人联想起水平测试对理解试题内容的新颖性和非常识性的要求。但是,在水平测试中,总会有人对某些内容已经了解,答题准确性就大为增加。不过,如果试题内容非常新颖,概率上就不太可能有人对所有内容都已熟悉。

本文归纳的理解难度分级的基础是对母语使用者的语用能力的研究成果,而应用的对象是面向第二语言习得者的水平考试,这样做有没有混淆两种使用者的学习差异?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但笔者认为水平考试的目的是看受试者在多大程度达到了母语使用者的语言能力,所以并不需要特别考虑他们的学习背景。从话语理解的角度看,两者当然有差异,理解难度对二语习得者来说是经常面临的问题,而对母语习得者来说,只是在偶尔出现理解误差时才为人注意。但这个区别与理解难度分级的正确与否无关。

## 6. Brown (1994)的话语体裁难度分级

Gillian Brown (1994)曾经根据话语内容的不同体裁(genre)类型而作出了另外一种难度分级。<sup>17</sup> 为方便讨论,我们暂且把本文根据语用概念提出的话语理解难度分级简称为语用难度分级,而把Brown的分级简称为体裁难度分级。

体裁难度分级是根据四种话语体裁类型由低到高排序的:零星词语辨识(identifying names and numbers)、程序性内容理解(procedural understanding)、叙事性内容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和论辩性内容理解(understanding argument)。所谓辨识,是指某些词语的内容只要听清了,就足以弄清其所指意义,期间不涉及对内涵语义的理解。零星词语辨识是指听者在某种交际场合下,只需要处理个别的不成句的专有名词或数字,比如别人告诉你他的姓名或电话号码。Brown认为辨识只有听清与否之分,所以最为简单。程序性内容是指说者一步一步发出的指令性信息,如指路、烹饪菜谱所用的话语等。听者只需弄清每一个指令的意义并实时照办即可,不需考虑前后内容的组织和关系。理解程序性内容自然涉及对词句语义的理解,所以较辨识为难。但是程序性内容往往伴有特定的语境信息,具有实时性。有时由于语境信息明确,听者即便未能完全听懂全部意义,也可以领会指令的内容。听者在理解这类信息时,对相关话语内容的心理表达与外部世界即直接语境的情形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随时参照后者

<sup>16</sup> 例如,要是老板说:“你被开除了!”，他说的话表面上是一个陈述性的句子,实际上的意思可以是“我现在决定开除你!”又如,要是有人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并不是在问你无帮这个忙的能力,而是在请求你帮忙。再如,现代英语中一种较新的用法是说“ If you can + VP. ”,以表示要求,如:“ John, if you can get me some water. ”

<sup>17</sup> 应该指出的是,Brown (1994)已申明她的分级属初步探索性质,目的是为帮助语言教师认清教学难点,安排好教学进度。她认为这种分级对母语使用者和二语学习者同样适用。



不断修正。根据 Brown 的非正式定义,凡按时空关系铺陈组织的内容均属叙事性内容,包括科技、体育或法律报导、历史文献、传闻、短篇及长篇小说等。叙事性内容理解难度较大,因为听者需要在心理表达中以时空为经纬,清楚地把握事件的发生发展、人的活动、事物的作用和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因果关系。这些内容可能与直接语境并无相似之处。论辩性内容从前提推至结论,理解的难度最大,因为这种体裁基本不按时空关系组织内容,而是以逻辑或理性规则为经纬,听者往往需要在心理表达中驾驭完全抽象的前提,弄清其演进脉络和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直追踪至最后的结论。

将体裁难度分级与语用难度分级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首先,就某一种特定的体裁而言,其中还有难度之分,仍可以通过语用难度分级来加以区别。其次,体裁难度分级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会话话语,因为会话话语的内容变化多端,可以在不同体裁间穿梭跳跃。联系到 HSK 和 PSK 的听力理解题,主要涉及会话和叙事,所以体裁难度分级应用的机会不大。然而,从较宏观的角度看,如果牵涉的语篇体裁齐全,这两种难度分级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 7. 语用推理的原则

以上的讨论尚未涉及语言理解中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语用推理的原则。既然话语意义是对欠明确的句义作充实的结果,那么话语理解就涉及推理过程。又因为交际双方对话语的理解大多是一致的,很少出现误解,所以每个人的语用推理过程是受共同的原则制约的。这个原则的内容、形式和性质为何,这是理论语用学的核心论题。语用推理的原则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说者可以期望听者的理解与说者的本意相符,而不会漫无边际地任意推理,反之,也应能解释为什么听者可以断定他所理解的话语义就是说者意向中的意义。语用推理的原则还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语用推理可以在瞬间下意识地完成,揭示语用推理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围绕特定的语用推理原则而建立的语用学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说者有时选择理解难度较低的话语义来表达,有时却又有意识传递理解难度较高的话语义。这些都是语言水平测试者在设计、出题、评估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它能帮助我们弄清考什么、怎么考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举例来说,听力试题里的交谈双方一般都有互明互知的语境信息。而受试者就无法完全得到这些信息,他是作为不在现场的客观旁听者,根据两者的言谈内容而做出判断的。所以,受试者的话语理解过程与正常交际的理解过程并不一样。为能让受试者能运用语用推理作出正确判断,就要考虑哪些言谈内容是可以让不在场的旁听者理解的,哪些是无法让其理解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上明白哪些能考,哪些不能考。如果试题可以提供一些语境信息,那也需要知道语境提供到多大为宜,同时兼顾正确答案的隐蔽性。这其实就是在研究语用推理的实际操作过程,研究具体推理的可行性。

当代语用学各派对语用推理原则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本文自然无法尽述。<sup>18</sup> 笔者只想指出语用推理原则不仅对语用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应用课题如语言水平测试研究也同样不可忽视。

## 8. 结语

本文的讨论并没有穷及所有理论和做法,也远不是最佳的方案,更未能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深入讨论。所引用的语用概念有的较确定,有的尚不那么确定,还有新的术语在出现,现有的概念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遭到否定弃置。但重要的是本文把理论语用学的成果纳入了语言测试这个应用性极强的领域。

就具体讨论而言,本文从现有语用学文献中归纳发挥而成的话语理解难度分级并没有涵盖所有的语言理解试题类型,<sup>19</sup> 反之,尚有未论及的语用现象,也可以考虑设计相关类型的试题,比如对较复

<sup>18</sup> 详见 Grice (1989), Levinson (2000), Sperber & Wilson (1995) 等名著。

<sup>19</sup> 如对语篇大意的概括总结,这类试题多半是叙事性内容,体裁单一,也不直接涉及某个具体的语用概念,较难测定难度。另一类试题涉及发音相近的词语辨析,与意义的理解无关。

杂的直指辞(deixis)的理解,对各种话语关系(discourse relations)的理解等。<sup>20</sup>

#### 参考文献

- Blakemore, Diane.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 Brown, Gillian. 1994.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ed. Gillian Brown, Kirsten Malmkjær, Alaster Pollitt & John Williams, 9 - 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ce, Herbert Paul.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Yan. 2000. *The Tao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an elementary textbook on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言谈之道: 语用学与语篇分析基础教程》], <http://www.polyu.edu.hk/~cbs/jy/teach.htm>.
- Levinson, Stephen. 2000.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 MIT Press.
- Mann, William. & Sandra Thompson. 1988.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toward a functional theory of text organization. *Text* 8/3: 243-281.
-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 陈瑞端, 2000, 语用能力的培养与考核, 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收入李学铭 (主编) (2001)。
- 陈章太, 2000, 对普通话及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再思考, 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收入李学铭 (主编) (2001)。
- 桂诗春, 2000, 语言学与语文测试, 香港普通话测试研究二题, 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收入李学铭 (主编) (2001)。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 (合编), 1998,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学铭 (主编), 2001, 《语文测试的理论和实践》香港: 商务印书馆。
- 厉兵, 1998, 普通话测试可行性分析, 国家语委等 (合编), 18-27 页。
- 刘镰力 (主编), 1997, 《汉语水平测试研究》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刘镰力、宋绍周、姜得梧, 1997, 关于高等水平考试的设计, 刘镰力 (主编), 第二章第二节二分节。
- 刘英林, 1997, 客观性试题的题型设计与命题技巧, 刘镰力 (主编), 第三章第一节。
- 刘英林, 2000a, 普通话水平考试的理论思考与标准化, 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将刊于《中国语文》2001 年第 1 期。
- 刘英林, 2000b, 关于 PSK 测试的标准化, 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收入李学铭 (主编) (2001)。
- 孙修章, 1998, “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的研制与实践, 国家语委等 (合编), 42-60 页。
- 汤力文 (编著), 1998, 《普通话水平测试习题集(粤语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田小琳, 2000, 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之比较研究, 语文测试与语文教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将刊于《中国语文》2001 年第 1 期。
- 仲哲明, 1998, 普通话水平测试若干问题的讨论, 国家语委等 (合编), 1-17 页。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sup>20</sup> 对话语关系的理解可参见 Mann & Thompson (1988).